

次文化

風格的意義

迪克·何柏第 (Dick Hebdige) 著

國立編譯館主譯/譯者 蔡宜剛



國立編譯館與巨流圖書公司合作翻譯發行

巨流圖書公司印行

次文化 風格的意義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迪克·何柏第 (Dick Hebdige) 著

蔡宜剛 譯

國立編輯館 主譯

國立編譯館與巨流圖書有限公司合作翻譯發行

民國94年1月出版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 Routledge
2003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outledge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Inc.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5 Chu Liu Book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次文化：風格的意義／迪克·何柏第 (Dick Hebdige)

著；國立編譯館主譯；蔡宜剛譯．-- 初版．-- 臺
北市：巨流， 2005〔民94〕

面； 公分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譯目：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ISBN 957-732-220-4 (平裝)

1. 次級文化 - 英國

541.3

93025043

次文化 風格的意義

原著：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原著者：Dick Hebdige

出版者：國立編譯館與巨流圖書公司合作翻譯發行

著作財產權人：國立編譯館

創辦人：熊嶺

總編輯：陳巨擘

主譯者：國立編譯館

譯者：蔡宜剛

封面攝影：蔡宜剛

封面設計：鉅亞米克設計工作室

地址：106 台北市溫州街48巷5號1樓

電話：(02) 23695250・23695680

傳真：(02) 83691393

郵購：郵政劃撥帳號01002323

e-mail：chuliu@ms13.hinet.net

http://www.liwen.com.tw

總經銷：麗文文化事業機構

地址：802 高雄市苓雅區泉州街5號

電話：(07) 2261273

傳真：(07) 2264697

出版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045號

ISBN：957-732-220-4

2005年1月初版一刷

定價200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請寄回更換

總編輯前言

不難發現，我們生活在一個快速社會變遷的時代，社會型態起了徹底的改變。然而，要理解以下事實則較為不易：對於那些反映、且有助於形塑我們社會的學科而言，這樣的變化將無可避免地對其性質產生影響。

關於這一點，沒有什麼地方比一也許可用一般的術語稱之為一文學研究的主要場域更顯而易見。在此，支持文學科系維繫其傳統形式的假設與前提不再是理所當然，這對許多研究者一不論教育程度為何一來說已是基本的共識。從過去繼承而來的模式與範疇，似乎不再切合一個新的世代所體驗到的現實。

《新韻叢書》(*New Accents*)之緣起，乃是為了對隨著上述情境所出現的初始現象，予以一種正面的回應。叢書中的每一本著作將會設法鼓勵、而非抗拒變遷的過程，延伸、而非強化現今定義文學與其學術研究的疆界。

當前，一些重要的關注議題紛至沓來。在世界許多不同的領域，新的分析方法被詳盡地闡述，它們的結論揭露了我們繼承之英美觀點的侷限性。文學形式與模式的嶄新概念被提了出來；文學本身之性質的新觀點，以及它如何溝通，這些都是時下流行的議題；而對於文學的角色與社會兩者關係之探討也方興未艾。《新韻叢書》將致力解釋與評論這當中最值得注意的議題。

在研究人類溝通的廣泛場域中，有越來越多的研究焦點是放在新興電子媒介的性質與功能。《新韻叢書》將嘗試指出與探討這些嶄新議題對我們批評回應的傳統模式所提出的挑戰。

上述對溝通的關注還意味著，這一系列的書籍也將關心那些更廣泛的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研究領域，後兩者已著手檢視藝術本身的性質，以及藝術與我們整體生活方式的關係。最終，這將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一直以來在我們社會被排除於體面的文化範疇的活動。

最後，誠如它的標題所暗示的，《新韻叢書》的一個觀點將會牢牢地建立在當代對於語言的研究取徑，而本叢書一個自始至終的關懷，將是檢驗語言學研究的相關分支對特定文學領域能有什麼樣的啟發。然而，具有這一特殊旨趣的著作並不認為讀者得預先擁有專門知識，它們將致力詳述與書中探討議題有關的語言學，而非展開一般的理論內容。

叢書中的每一本著作將針對該領域迄今為止的重要發展，試圖做一種客觀的闡述，在此同時，作者也將說明自己的觀點。每一本書的書末都有一份極具參考價值的書單，以作為進一步研究的指引。儘管每一本書的內容主要都是關於它自己的特定旨趣，然而，我們期盼，將會聽見一種在它們之間展開的對話：這種對話的語調或許可以喚起關於未來的獨特論述。

泰倫斯·霍克斯（Terence Hawkes）

致謝

在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中，許多人曾經以不同的方式對我提供協助。我特別要感謝潔西卡·皮卡德（Jessica Pickard）和史都華·霍爾（Stuart Hall），他們慷慨地挪出寶貴的時間來閱讀原稿，並提出批評的意見。我還要對伯明罕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的研究人員與學生表達致謝之意。感謝沃爾弗漢普頓理工學院（Wolverhampton Polytechnic）的傑佛·赫德（Geoff Hurd），他讓我和相關的辯論保持聯繫。我還想感謝皮卡德夫人（Erica Pickard），她為了準備這本書的原稿，奉獻了許多時間和技術。最後，我要感謝達菲（Duffy），麥克（Mike），唐（Don）和布瑞迪（Bridie），他們在法律的支配下與社會界定的範疇外生活了這麼多年。

目錄

總編輯前言	i
致謝	iii
序論：次文化與風格	1
一	
從文化到霸權	5
第一部份：一些個案研究	23
二	
陽光下的假日：羅頓先生成功了	25
巴比倫的沈悶乏味	30
三	
返回非洲	35
拉斯特法里的解決方案	39
雷鬼樂與拉斯特法里教義	42
出埃及記：雙重的橫渡	48
四	
嬉痞、避世代份子和泰迪派	55
本地出產的酷勁：摩登派的風格	63
白色皮膚，黑色面具	68
華麗搖滾：白化症者的變身秀與其他娛樂	73
漂白的根源：叛客和白人的「族群性」	76

第二部份：一種解讀	87
五	
次文化的功能	89
具體特徵：兩種類型的泰迪少年	98
風格的來源	103
六	
次文化：不自然的斷裂	109
兩種收編形式	112
商品形式	114
意識型態的形式	116
七	
風格：有意圖的溝通	123
作為任意拼湊的風格	126
造反的風格：令人嫌惡的風格	130
八	
作為同構的風格	139
作為表意實踐的風格	144
九	
好，它是文化，不過它是藝術嗎？	157
結論	163
參考書目	173
進一步閱讀的推薦書目	183
索引	195

序論：次文化與風格

我設法弄到大約二十幅相片，我用一些嚼爛的麵包屑，把它們黏在牆上監獄規章告示板的背面。有些相片則是用銅絲釘上去，這些銅絲是工頭交給我，讓我串彩色玻璃珠子用的。同樣的珠子，隔壁房的囚犯拿來做葬儀花園，我則是拿來替最純潔的囚犯做星形框子。傍晚時分，當你敞開窗戶迎向街道，我把監獄規章告示板的背面轉向我。那些同樣冷酷的微笑與訕笑從我提供的所有洞眼進入我……他們守護著我瑣碎的日常工作。

(Genet, 1966a)

在《竊賊日記》(*The Thief's Journal*)的開頭幾頁，作者尚·惹內(Jean Genet)描述在某次搜查行動中，西班牙警方如何發現他持有一管凡士林，並予以沒收。這個「骯髒、卑劣的東西」向全世界宣告了他的同性戀身份。不過，對惹內來說，它成為一種保證——「一種秘密恩寵的徵兆，不久之後，它會拯救我，讓我免於受到蔑視」。發現凡士林一事在警察局的檔案室裡招來了譏笑，那些警察「渾身散發著大蒜味，汗臭味，還有油污味，不過……卻有著極為堅定的道德信心」，他們讓惹內蒙受一連串充滿敵意的嘲諷。作者本人也一起大笑（「雖然是痛苦的大笑」），不過，稍後在他的囚室裡，「那管凡士林的形象和我不曾須臾或離」。

2

我確信，這個微小的、最粗鄙的物品會挺立在他們面

前；光是它的出現就能激怒世界上所有的警察，它會引來人們對它的輕蔑與敵意，還會讓人氣得臉色發白、說不出話來。（Genet, 1967）

我從惹內的著作中摘錄這些段落來作為開場白，是因為惹內在他的生活與藝術中，比大多數人更深入地探討風格的顛覆性意涵。我將一再返回惹內的重要主題：反叛的地位和意義，風格的理念如同一種「拒絕」的形式，把犯罪提升為藝術（儘管就我們的個案來說，「犯罪」僅僅是違反規範）。就如同惹內，我們關注的是次文化，關注那些從屬群體—泰迪少年（teddy boys），摩登派（mods），搖滾客（rockers），光頭族（skinheads），叛客（punks）一的表現形式和儀式，這些群體要不是被排斥，就是遭到譴責，或者被封為聖徒；在不同的年代，他們受到不同的看待，有時候被認為威脅了公共秩序，有時則被看成是不會引起危害的丑角。和惹內一樣，我們對那些最世俗的物品感到著迷，好比安全別針，尖頭靴，摩托車，這些東西猶如一根凡士林，具有象徵的重要性，它們成為一種污名的形式，一種自我流放的標記。最後，就像惹內的作法，我們必須試圖重新創造作用與反作用的辯證關係，正是這種辯證關係讓這些物品充滿了意義。因為，正如惹內「反常的」性關係和警方「合法的」憤怒可以壓縮在單一的物品內，支配群體和從屬群體之間的緊張關係也會反映在次文化的外觀，也就是說，反映在由那些具有雙重意義的凡俗事物所構成的風格。一方面，它們事先提醒「循規蹈矩的」世界，有一種邪惡的存在，一種差異的存在，並且招致模糊的猜疑，不安的訕笑，以及「令人氣得臉色發白、說不出話來」。另一方面，對那些把它們當作暗號或咒語來使用、並賦予它們聖像（icon）地位的人

來說，這些物品變成非法認同的符號，同時也成為價值的泉源。惹內回憶起他遭受警方的羞辱時，在一管凡士林裡找到了慰藉。它變成了惹內「勝利」的象徵——「的確，我寧可流血，也不願否定那個可笑的东西」（Genet, 1967）。

此外，次文化的意義向來都不乏爭議，而風格是對立的定義以最戲劇性的力量相互衝突的領域。因此，這本書絕大部分的篇幅將用來描述物體被賦予意義的過程，以及這些物體作為次文化的「風格」，被再次賦予意義的過程。就像惹內小說中的情形，這個過程肇始於一種對抗自然秩序的罪行，雖然就這本書的個案來說，偏常行為或許確實微不足道，比如往上梳的額髮，弄到一輛速克達摩托車或者一張唱片，或是一套某種樣式的服裝。但是它最終卻構成了一種風格，成為一種反抗或蔑視的姿態，一種微笑或嘲笑。它代表一種「拒絕」。我認為，這種「拒絕」之舉是值得的，這些姿態是有意義的，那些微笑和嘲笑具有某種顛覆性的價值，即使在最後的分析中，它們就如惹內釘在牆上的流氓相片，不過是監獄規章告示板的背面，僅僅是監獄牆上許許多多的塗鴉。

即便如此，塗鴉也可以產生迷人的解讀。它們會讓人們注意到它們的存在本身。它們既是無能的表現，同時也是一種力量的展現，一種損毀事物外形的力量（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把塗鴉稱作——「你出現在它們的存在之上……把你的化名懸掛在它們發生的現場」）（Mailer, 1974）。在這本書中，我將嘗試解釋塗鴉，把梳各種戰後青年文化風格中蘊含的意義。但是，在我們開始探討個別的次文化之前，我們必須先定義基本的術語。「次文化」這個字彙充滿了神秘難解的事物。它暗示著秘密的情事，共濟會的誓約，一個「地下世界」。它也喚起了涵蓋範圍更廣、

同樣困難的「文化」這一概念。所以，我們應該從文化的概念來展開討論。

從文化到霸權

文化

文化：耕種，照料，在基督教作者的用法中，它還指禮拜儀式；耕種土地的行為或實作；耕作，務農；養殖或者飼養某種動物（例如，養魚）；人工培育微生物，以此種方法培育的微生物；（智力，能力，禮節）的陶冶或培養，透過教育或訓練來改進或完善；正在接受教育和臻於完善的狀態；文明涉及智性的一面；從事或特別關注或研究任何的題材或嗜好。（《牛津英語辭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誠如上述定義所顯示的，文化是一個以其涵義模糊而著稱的概念。歷經數個世紀的輾轉使用，這個字彙已發展出一些截然不同的意義，而這些意義往往相互矛盾。即使作為科學的術語，它既指一種過程（以人工來培育微生物），同時也意指一種產物（以此種方式培育出來的微生物）。更明確地說，自十八世紀末以降，英國的知識份子和文人利用這個字彙，把批評的注意力集中在一系列爭議性的問題上。「生活品質」，機械化對人類造成的影響，勞動分工與大眾社會的出現，所有這些問題都在一個更廣泛的範圍內被討論，也就是被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稱之為「文化與社會」的辯論（Williams, 1961）。正是透過這個異議

的和批評的傳統，「有機社會」——一個整合的、有意義的整體——的夢想才大致能保存下來。這一夢想有兩條基本的軌跡。其中之一是返回過往，回到一個階層分明的社會。在這種封建的想法中，文化承擔了一種幾近神聖的功能。它的「和諧完美」（Arnold, 1868）適足以對照當代生活的荒原。

另外一條軌跡的擁護者來得較少，它朝向未來，邁向一個社會主義的烏托邦，在那裡，不再有勞動與休閒的分別。對於文化的兩種基本定義都源自於這一傳統，雖然這些定義不必然與上述勾勒的軌跡吻合。第一種定義或許是讀者最熟悉的，從實質上來說，這是一種古典的與保守的定義。它聲稱文化是一種秀異美學的標準：「世界上最優秀的思想和論說」（Arnold, 1868），它源於一種對「古典」美學形式（歌劇，芭蕾，戲劇，文學，藝術）的鑑賞。第二種定義則是根植於人類學，威廉斯追溯其源頭至赫爾德（Herder）^{【譯註1】}和十八世紀。在這種定義下，「文化」這個術語意指一種

……特殊的生活方式，它不僅在藝術和學識中，同時也在制度和日常行為中表達某種意義和價值。從這樣一種定義出發，剖析文化就是要釐清一套特殊的生活方式、一種特定的文化中或隱或顯的意義與價值。（Williams, 1965）

7 顯而易見的，這個定義對文化的指涉範圍更為廣泛。以艾略特

【譯註1】赫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1744-1803），德國哲學家、歷史學家與文學評論家，為十八世紀德國文學運動——「狂飆與突進」（Sturm und Drang）——的關鍵人物，同時也是德國浪漫主義之先驅。

(Eliot)的話來說，它包含

……一個民族所有獨特的活動和興趣。賽馬日，亨利賽船大會 (Henley Regatta)，考斯帆船週 (Cowes)，八月十二日，足球總決賽，賽狗日，彈珠遊戲檯，投標遊戲，溫斯利戴爾 (Wensleydale) 乳酪，切成段的煮白菜，以醋醃製的甜菜根，十九世紀的歌德式教堂，艾爾迦 (Elgar) 的音樂…… (Eliot, 1948)

誠如威廉斯所說的，這種定義方式只有在倡議一種新理論時方能獲得支持。文化理論現在涉及「在一個整體的生活方式中，諸成分之間關係的研究」(Williams, 1965)。強調的重點從永恆不變的標準轉移到歷史的判準，從固定性轉移到變化：

……強調的是研究特定的意義與價值，所欲追求的並不是對它們進行比較，以建立一套等級標準，而是藉由探討它們的變化模式，發現某種普遍的原因或「趨勢」，從而能更加瞭解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發展與文化發展。
(Williams, 1965)

因此，關於文化與社會的關係，威廉斯提出的是一種全然更為廣泛的說法。這一表述透過分析「特定的意義與價值」，試圖揭露隱而不顯的歷史根本法則；以及在「日常生活」清晰表像的背後，找出「普遍原因」和各式各樣的社會「趨勢」。

當「文化研究」早年在大學裡逐步確立其合法地位時，它在上述兩種相互衝突的定義間搖擺不定，即文化作為一種秀異的標

準，以及文化作為一種「整體的生活方式」，這讓它顯得侷促不安，無法決定何種定義代表最富成效的探究途徑。霍迦特（Richard Hoggart）和威廉斯在緬懷學前童年時光的敘述中，以同情的態度描繪工人階級文化（霍迦特描述了在利茲〔Leeds〕地區度過的童年〔1958〕，威廉斯則描繪一個威爾斯礦區的村莊〔1960〕），不過，他們的作品都表現出對文學與知識的偏愛¹，同時也流露出強烈的道德口吻。霍迦特對傳統的工人階級社區日漸遭到破壞的方式深感痛惜，這個社區雖然呈現陰鬱凋零的景觀，但仍保有一些歷經考驗的價值，不過，它逐漸被一個充斥恐怖小說和廉價小說的「棉花糖世界」所取代，從某種角度來說，後者象徵的是枯燥乏味與庸俗。威廉斯對於新興的大眾媒體暫表認可，不過他關心的是建立美學與道德的評判標準，藉以區分有價值的產物與「拙劣的作品」；區別爵士樂——「一種真正的音樂形式」——和足球——「一種精彩的比賽」——與「描寫強暴情節的小說，星期日連環畫報，以及最新的錫盤巷口水歌【譯註2】」（Williams, 1965）。一九六六年，霍迦特提出作為文化研究根基的基本前提：

1. 雖然威廉斯曾經對文化提出一個更新的、更廣泛的定義，不過他的用意是在於補充、而非否定先前的陳述：

對我來說，這些定義似乎各自有其價值……就我們對許多以往的社會與我們自己過去歷史的認識，我們依賴眾多知性的和富有想像力的著作——保持其重要的傳遞力量——的程度，讓我們以這些術語來描述文化時，如果不是完整的，至少也是合理的……在「理想的」定義中，有些成分在我看來是有價值的（Williams, 1965）。

【譯註2】錫盤巷（Tin Pan Ally）是美國流行歌曲生產與出版業之暱稱。錫盤巷口水歌（Tin Pan droll）指的是那種反覆乏味的歌曲。

首先，一個人如果不會欣賞優秀的文學，那麼，他就無法真正理解社會的性質，其次，對文學做批評的分析，除了可以針對「學術上受到尊重的」文學作品，還可以應用於某些社會現象（例如，通俗藝術，大眾傳播），以闡明它們對個體與其社會的意義。（Hoggart, 1966）

上述說法隱含的預設是，假若要以不可或缺的敏銳度來「解讀」社會，必須具備一種文學的感受力，這是其一。再者，關於文化的兩種想法最終可以調和，不過矛盾的是，這也預告了法國作家羅蘭·巴特早期作品的出現，雖然在這裡，它是在方法中得到確認，即符號學（semiotics），一種解讀符號的方式（Hawkes, 1977）。

巴特：神話與符號

巴特利用源自於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²作品中的模型，試圖揭露文化現象的任意性質，進而發現實際上「完全合乎自然的」日常生活之潛在意義。巴特和霍迦特不同

9

2. 在《普通語言學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一書中，索緒爾強調語言符號的任意性質。對索緒爾來說，語言是一個相互關連的價值系統，在這一系統中，任意的「能指」（signifiers）（例如，字詞）和同樣是任意的「所指」（signifieds）（「概念……由它與該系統中其他術語的關係來反向地定義」），形成符號。這些符號一起構成一個系統。每一成分由它在系統中的位置來定義，即它與其他成份的關係來定義，由同一與差異的辯證關係來定義。索緒爾假設，其他的表意系統（好比時裝，烹飪）能夠以類似的方式進行研究，最終，語言學會成為一門更為廣泛的關於符號的科學—符號學（semiology）的一部份。